中国教育起源论

王心喜

【提要】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,并吸收了民族学、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成果,探讨了中国教育起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,并从中寻找出其包含的合理内核,以期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借鉴。

中国教育起源的问题,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,它不仅涉及对原始社会教育的认识,而且对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、教育的本质和中国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教育的理解,也有一定的意义。

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。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,所以研究这段历史的难度较大。本文主要根据考古材料,并吸收了民族学、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,试图阐述中国教育起源的脉络,揭示其特点,从中寻找出其包含的合理内核,以期作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的借鉴。

一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产生了教育

生产工具是反映原始人类生产水平的显著标志。人们最初使用的工具,都是利用石头、木头、骨头等制成的。以距今四五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为例,他们的劳动工具主要以石器为主,可分为砍砸器、尖状器、刮削器等类型。北京猿人的石器虽然是很粗糙的,但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制成的,有一定的制作方法和工序;石器类型已开始分化,不同的石器不同的用途。因此,每一件石器都凝结着人类的辛勤劳动,是他们长期经验的积累。下一代要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,必须经过教育才能进行。于是,原始社会的教育便适应原始人群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。

原始社会的全部教育发展的史实证明,教育起源不仅与劳动有关,而且还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有关,也就是说,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产生了教育。从北京人洞穴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灰烬看,我国最迟在北京猿人时期已经用火和有能力保存火种了。这是人类支配自然的伟大开端。从此,他们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由茹毛饮血进化为吃熟食,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的体质,特别是大脑的发展,为人类意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,使他们更快地摆脱猿类的特征向现代人迈进。因此,向下一代传授使用和保管火种知识,便成为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,成为原始社会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。

在生产劳动和生产过程中,人们由于相互接触,彼此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要求,当他们到非说不可的时候,便发出了一定的音节,产生了语言。语言的产生为教育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。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,教育儿童发音和说话,则成为一项新的教育内容,而且教育方式有可能从此开始改变。由从实践中观察模仿逐渐改为言传身教,到后来便有了间接经验的传授,扩大教育的范围。

二 教育范围的扩大

大约在距今十万前(一说四五万年),原始社会进入母系氏族公社阶段。这时发明了人工取火。人工取火要掌握选料、钻孔、打击、磨擦等技术,它凝结着人类用火和使用石器的科研成果。从此,随着火的用途的增加,教育内容也有所扩大,如教民用火进一步扩大食物,用火烧鱼,用火农耕,

用火狩猎,用火制陶,等等。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存能力。

母系社会时期,采拾和渔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,有关技术也有很大改进。山西峙峪发现的石箭头,表明人们已将物体的弹力和人的体力结合了起来,发明了一定射程的弓箭。发明和使用弓箭需要发达的智力,要求掌握钻孔、磨制、烧烤、投准等技术。这些复杂的技术就是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,其中绝对少不了教育。下一代要掌握和使用它,需要刻苦训练,这充分显示了教育的作用。

我国氏族社会,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,即生产经验与攫取经济的分离,也就是采拾、渔猎与农业、畜牧业的分离。这是原始社会的一场经济革命。浙江余姚河姆渡种植了水稻,西安半坡种植了粟,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的国家之一。与此同时,出土的农业工具,如石刀、石凿、石铲、石锄、石斧等,体现了由前期的粗糙打制过渡到磨制的特点。

在生活方面,考古发现了四川“资阳人”制造的骨锥和“山顶洞人”使用过的骨针。这些锋利细小工具的制造更需要高超的技术,表明人们经验的传递和积累。

母系氏族时期最有特色手工艺是制作陶器,尤其是彩陶,是当时制陶业的最高成就。人们在实践中,对器物表面进行处理,产生了一种新工艺——彩陶工艺。彩陶不仅实用,而且美观,具有艺术价值。

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,人们为了记事和通讯联络的需要,首先发明了结绳和刻木记事。后来还发明了记事符号和原始文字。有关资料解放后多次发现。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,发现一百多个共约三十二种刻划符号。南方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符号。这些刻划符号的真正含义还不十分清楚,尚待于发现更多的资料,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。

这时人们对梦幻等缺乏理解,认为有一种超人的灵魂存在,于是便出现了原始宗教和迷信,如半坡人对儿童用瓮棺葬。就是把尸骨放在陶器内,上面覆上一盆,顶上留一小洞,供“灵魂”出窍。此外,在墓坑内还发现一些随葬品,进一步证明人们已经有了灵魂观念,有一定的葬俗和死者的血亲感情。

以上诸方面的情况,生动地证明了母氏族公社时期的先民们,已从物质生产中逐渐产生了精神生产,从物质生活中逐渐产生了精神生活,从而使他们自身也得到了发展。人们取得这些进步,是经过长期创造,世代相传而发展起来的,而人类在无限发展自身的历史进程中,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杠杆。

半坡人居住的村落中,密集地建造了四、五十座房屋,当中有一间160多平方米的大房屋,据专家考证,是人们的公共活动场所。他们在这里选举酋长,处理日常事务。这些活动全体氏族成员都参加,孩子们在其中自然会受到教育。所以说,这间大房屋既是公共活动场所,又是进行生活规范教育的地方,是教育机关的萌芽。原始先民相互间的关系靠习俗来维持,舆论对原始人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。这说明原始社会的教育并非全是从劳动、生活中学,长辈的解说、训诲和启发诱导同样很重要,没有这些思想教育,氏族社会就难以维持。

下面我们再以活化石——现代民族学的材料来证明以上的论点。

游牧在内蒙古额尔纳河畔的鄂温克人。直到解放前仍处在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。其生活以狩猎为主,教育的目的是培训猎手。父母从他们记事时起,就通过讲故事、说谜语,给他们传授知识,带领他们到森林中去打猎,培养独立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能力。到十五、六岁时,便以林海雪原为课堂,锻炼身体,练习跳高和滑

雪。大人要求孩子们要以超过野兽的快速在雪原上奔跑,这是猎手的基本功。通过这些活动,还可以培养坚韧不拔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到十八、九岁,青年们在大人带领下,正式参加打猎,几十人为一组,由长老担任猎长。

由此可见。鄂温克人对儿童的培养,是在生产劳动中进行,而且已能根据儿童不同年龄进行不同的教育。这种方式为当时的生产所决定,适合生产活动和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。这些少数民族调查材料虽不能说完全符合远古时期的情况,但多少总有一些相似之处,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原始社会的教育情况。

三 专门化教育的出现

大约在四、五千年前,中国原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。这时出现的山东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、甘肃齐家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,农业和畜牧业居主导地位。

这时的生产工具比以前磨制的更精致,种类也增多。除石斧、石铲、石刀、石镰等外,而且开始使用铜器,进入铜石器并用时代。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红铜器,种类有刀、匕、锥、凿和指环等。经化验,含铜量高达99.6%。这时制陶术有很大的进步,窑温可高达1400℃左右。陶器用轮制,不但生产速度快,而且产品质量也很好。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所谓蛋壳陶,表面黑而光泽,陶胎极薄,仅有0.1—0.2厘米厚,是一种技术很高的工艺品。陶器的种类也很多,从造型和花纹上看,这时人们已掌握了方、圆、长、短、高矮、对称、间隔、重叠、粗细、疏密、交叉等知识和规律,这无疑是经过教育训练的人的智力素质在生产中发生作用的结果,是潜在的智能转化为物质的成果,是知识的物化物。生产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客观基础,为教育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提供了可能。这时人们必定有了配

料、制坯、套接、器表处理、装配附件、调色、绘画、焙烧等整套制陶术的教育。

宗教观念比以往复杂。崇拜自然,崇拜灵物,崇拜图腾,崇拜灵魂,崇拜祖先和崇拜生殖,并广泛流行“占卜术”,后来还出现了专门从事占卜的巫师。一般说来,巫师都受过教育,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,会施行巫术。巫术的传授多采取师徒传授的形式,也有父子相传的,如彝族的“毕摩”。在有些氏族中,根据年龄和分工,巫师也分若干种。巫师与医药、文化、历史有一定的关系。在这里,应该看到医药是人类在长期生产斗争中发明的,而巫师往往利用已有的医药知识为自己的宗教活动服务,从而也保留了一些医药知识。如在彝话毕摩的经书中就有《采药种药经》、《献牲献药经》,其中就保存了彝族的医药、医疗知识。从我国古代的“医”字可以说明远古是巫医结合的。

在原始宗教活动中,如接生、起名字、成年仪式、婚丧嫁娶等,都要由巫师讲述氏族的历史和迁徙路线。他们能背诵氏族的谱系,讲述重大历史事件。凉山彝族在打冤家前夕,请毕摩讲家支历史,与其他家支的仇恨。他边诉边舞,宣传鼓动,使听者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,为械斗作好舆论准备。因此,巫师一般都掌握许多历史知识,通过代代相传,他们保存和积累了大量的历史传说。不仅如此,为了记事的需要,巫师也开始发明文字。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原始文字,都掌握在巫师手中。如彝族毕摩的彝文,纳西族东巴的象形文,耳苏巫师的象形文字等等。壮族、侗族、苗族的巫师也能歌善舞。土家族的巫师称“梯玛”意为跳舞的带头人,说明巫师也是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巫师是教师的前身,是原始文化科学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。

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,巫师是不脱产的;但是,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

出现,巫师也开始进行剥削,积累私产,逐渐脱离劳动,并且变成奴隶主及其掠夺战争的吹鼓手。

总之,父系氏族社会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而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内容。由于这时劳动已经复杂化,只在实践中观察模仿根本不够,需要施以专门化的教育;原始人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,开阔了视野,丰富了知识,提高了技能,增长了才智,于是出现了绘画、雕刻、音乐、舞蹈、宗教,这样教育又增加了这些方面的内容。

由于生产力的提高,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了晚期,原始的财产公有制渐趋瓦解和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;与此同时,由于人们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寡不同,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性逐渐消失,不平等的关系即阶级对立的关系逐渐形成。原始社会已经日暮途穷,走到最后崩溃的边缘了。社会的这些变化,反映在教育上,各部落为了发动掠夺战争,这时角斗、射击、制造锋利的兵器和防御武器,如匕首、石钺、盔甲、长矛、弓箭,培养勇哉精神等军事教育就成为重要的内容。

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,父系氏族公社随着历史的进程,教育内容比初期大为丰富,但仍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进行,只是到了晚期,随着私有制的出现,教育才同生产劳动开始分化。

这时的教育,在后世不同程度地都有所及映,特别是奴隶社会的“习武”和“习礼”的教育,直接从原始社会的军事教育和祖先崇拜、宗教祭祀发展演变而成,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以“礼”为中心的“六艺”教育。

四 小结与建议

最后,我们应该指出,就原始社会来说,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发展;但从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,

整个人类初期的教育又都处于萌芽起源的时期。因此,原始社会教育的全部史实,都反映了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。

根据以上阐述,我们可以把中国教育起源的问题,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:

(一)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,是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;但教育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,对原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。

(二)阶级未出现之前,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,所有年青一代都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。

(三)原始社会的教育实践,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进行,没有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活动,既无专门的学校,也无专门的教师。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、有功劳的长老,既是首领,又是老师,一身而二任。所谓“能为师然后能为长”(《礼记·学记》),就是指这种情况。

(四)没有成熟的文字和书本,教育手段主要通过长老川言传身教的方式和实际中观察模仿,从而获得三方面的知识:一是生产斗争的知识,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,增强他们向大自然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。二是宗教礼仪知识。原始人对大自然有浓厚的神秘而敬畏的心理。“礼”本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。宗教礼仪也是“人伦”教育的内容,如冠礼、葬礼等。三是军事知识。这是抵御外族侵犯、保卫氏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手段,所以平时舞“干戈羽仑”,学习“射事”,进行训练。

(五)父系氏族公社瓦解过程中,社会上开始出现少数特权人物和知识被他们垄断的现象。教育开始带有阶级性,从而体力和脑力劳动开始分离,教育开始脱离生产劳动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当今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是对的;但同时 (下转23页)